

！  
尊敬的許副會長、李總務、諸位同學，大家上午好。阿彌陀佛

我們今天新加坡淨宗學會舉辦法器班練習，主要就是有一些同修發心來學習法器，我們這個課程是三時繫念部分的法器。我們今天這堂課，首先大概的、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《三時繫念》的課本。我們現在來學習三時繫念，首先有一些資料、經驗跟大家說明，另外還有我們學習的一個原理原則，也要跟大家說明。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天第一堂課，我們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講解。後續的，我們來講解唱讚的板眼，板眼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拍子，再來再跟大家簡單介紹法器的使用。我們人多，我看報名表，我剛才看了一下，是有九十幾位，退出五個，還八十九個。八十九個有十四個旁聽的，旁聽就是他來的時間不一定，什麼時候來？我們上課時間，他有時間就來，沒時間他就不能來。上課還沒有上完，他有事，他可以先離開，這旁聽。八十九個扣掉十四個旁聽的，剩下七十五個。現在我們現場有沒有七十五個，該來的都來了嗎？旁聽的不算，旁聽的可能現在他沒空來。現在大家在座的都是要參加六天的，還是旁聽的？有沒有旁聽的？請舉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其他就是全程參加的。好。

首先我們為什麼要先跟大家說明《三時繫念》課本？因為自從我們淨老和尚宣講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以來，那是在民國七十五年，就是一九八六年，在台北華藏佛教圖書館，李老師往生，他宣講《無量壽經》。早期在台北華藏佛教圖書館，我是在家的時候就到

圖書館去了，在還沒有圖書館之前，我十九歲那一年，今年六十一歲了，四十二年前第一次在台北蓮友念佛團，聽我們淨老和尚講《楞嚴經》。那個時候我十九歲，跟我弟弟，我弟弟小我三歲，他十六歲，我們去聽經。那個時候沒有圖書館，韓館長到處跟人家借地方，常常講堂的地方都不一定，換來換去，常常有移動。到了民國六十八年，六十八年就是一九七九年，現在是二〇一一年，大概三十二年前才成立華藏佛教圖書館。這個圖書館成立，當時我還是在家居士，我到了三十四歲才出家的，我父親過世那一年才出家的。因為我父親沒學佛，就是一般傳統民間的觀念，絕對不可以提出家的事情，提到這個事情就要挨罵了，他認為出家就是懶惰，怕賺錢養家活口，逃避現實。他認為出家是什麼？年紀大了，退休了，沒事了。出家的寺院在他的觀念當中是去養老的，你年紀輕輕的不賺錢養家活口，要跑去出家就很奇怪，大家都不像你這個樣子。這個也沒辦法，他沒學佛，不明白這些道理。所以我父親過世滿七，淨老和尚勸我出家，他說你出家，把弘法利生功德迴向給你父親，這個功德比你去做水陸法會還大。當時也是只有一個人，基金會剛成立，也就出家了。在家的時候，我聽經聽了十五年，十九歲聽經，三十四歲出家，前後十五年。聽淨老和尚講經，從十九歲開始就沒有聽其他法師講經。

早期聽淨老和尚講經，就常常聽到，現在寺院都不教學，都在趕經懺，讓社會大眾認為佛教是迷信。所以，對經懺佛事，我一向就沒有興趣，出家的意願是要跟老和尚學講經說法，所以是佛陀教育基金會成立那一年我出家的，就是在基金會剃度的。剃度之後，我們淨老和尚請日常法師，日常法師現在已經往生了，日常法師他是學藏密的，密教的，學藏密黃教，專門學習宗喀巴大師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。出家我就住在基金會，我們淨老和尚請日常法師住

在基金會來教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叫我要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也是很嚴格，他教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對經懺佛事他也是不贊成。不贊成，我們遇到一些，比如說講經，還有一些法會儀規，還有早晚課，這個還是要。所以我在家的時候，老和尚在佛陀教育基金會講經，都是會法器的居士他們去帶，念開經偈；經講完，就帶大家念佛迴向。我一剃頭，那些居士都不上場，說你現在出家了，應該讓你法師上去。我一出家什麼都不會，就叫我去帶大家念開經偈，都念一半念不下去，念到調都跑掉了。念到一半大家念不下去了，我站在那邊也不曉得該如何是好，我們老和尚說好了好了，就這樣可以了，草草收場。到了迴向念佛也是這樣，念一半被大家拉跑了，我也沒辦法，就很難堪。叫居士上去，他們說什麼都不肯上，說你是法師，你要上。你說我在那種情況多難堪，不上又不行，大家都要推我上去，就硬著頭皮上去了。所以當時我學法器也很辛苦。拿以前華藏圖書館一些女眾法師她們念的，以前的錄音帶又不好，聽又聽不清楚，在那邊聽了半天，一直揣摩，後來自己一直練一直練，也是很困難。

後來我們淨老和尚講，這個也不行，基本上早晚課、講經迴向，這個也是需要的，還是要學。後來，我們師父上人就請祥雲老法師來教。祥雲法師他也是老法師了，年紀也七十幾歲了，東北人。一來，日常法師就規定，只要教早晚課、講經念佛迴向，這樣就好了。就交代祥雲法師不要教我太多，他說如果教我教太多了，我就會去趕經懺，專門就去做經懺佛事，去賺錢了，所以不可以教太多。所以一個寶鼎讚，我記得跟祥雲法師練了一個月，就是練寶鼎讚，初一、十五要念寶鼎讚。所以就教早晚課、講經，講經講完念佛迴向，就這麼簡單。在基金會住了一年五個多月，韓館長（我以前還沒有圖書館就是那邊的聽眾，成立圖書館我也去護持）那個時候

圖書館也缺人，就叫我過去。在基金會，我學講經，只要早晚課，還有我們師父上人他講經的時候，我去帶大家念開經偈；經講完，帶大家念佛迴向，就很簡單的，不多。到圖書館就不一樣了，韓館長她又要打佛七，過年又要拜千佛，每一年三個節又要放大蒙山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祭祖三次，這個固定的。這個固定的法會，她一定要做。到那邊，實在講不是我出家本願，想要學這些法器，但是到那邊沒辦法，沒人，館長她要做這些法事，我們也要隨順，我們老和尚都隨順她。

所以當初每一年三次的法會都是請外面的法師來放大蒙山。法器就是我跟悟本法師（大師兄），還有出家眾不夠，就在家眾來幫忙敲法器。大蒙山，我去圖書館大概兩年之後，請不到這些法師來主法，請不到，因為這些法師，特別到了農曆七月中元普度，是超度的旺季，這些法師他們自己都有道場，自己也有法會，再加上其他地方也邀請，所以放大蒙山這幾位老法師都不能來了。像以前明乘法師（現在都是老法師）、見如老法師、大智老法師（大智老法師已經往生了），這幾位老法師不能來。後來，在南投埔里明訓法師，是我們淨老和尚的師兄弟，也是戒兄弟，他們是同樣在臨濟寺出家的，小我們老和尚三歲。他也常聽我們淨老和尚的錄音帶，講經的錄音帶，同時他也帶回去給他的信徒聽，他住在南投埔里彌陀精舍，也是專修淨土。韓館長剛好正在發愁，請不到法師來主持放大蒙山，剛好看到明訓法師來，就非常高興，請他今年七月來給我們主持，放一堂大蒙山施食。結果明訓老法師講，放大蒙山要三昧相應，才能變出東西給這些鬼神吃，我沒有辦法做到三昧相應，不敢答應。明訓法師他就講，如果你請我做三時繫念，這個還可以，可以答應；放大蒙山，他說我做不到三昧相應。韓館長想一想，當時我們也不曉得什麼叫三時繫念，只知道放大蒙山、拜懺這些。館

長講，反正有比沒有好，做繫念就繫念。就請明訓法師來教我們三時繫念，就請他來教，臨時抱佛腳，來教。教的時間也不是很長，他偶爾來個半天，一天、二天，接下來就要我們自己去揣摩，自己去練。他也有他的事情，館長請他來一次大概最多兩個小時，一年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不等，一次兩個小時，講一講他就走了。

所以剛開始在練習三時繫念，以前請這些法師來放大蒙山，我跟大師兄敲得都很熟，念這個咒語都很熟了，現在換個三時繫念又很生疏了。當時我大師兄他當維那，我敲木魚。在基金會沒有人，我一個人維那、木魚，全部法器要全部包。圖書館有師兄在，他當維那，我敲木魚。維那起腔，師兄起腔，每一次念《三時繫念》「阿彌陀佛身金色」跟「阿彌陀佛無上醫王」，我那個師兄沒有一次起對的，每次起腔都起錯了。當時我們也不熟，那些老菩薩聲音又大，我們兩個拉不過他們。早期在練，韓館長又不准我們用麥克風，他們人多勢眾，聲音大，把我們兩個壓得一點聲音都沒有。其實我們兩個也不熟，我師兄一起跑掉了，我們「無上醫王」就念到「讚佛偈」去了，念到一半又停下來，我師兄說好了，就唱一半就好了，就結束了。法會做完，我們兩個人很不好意思，趕快往房間跑，真的很沒有面子，常常這樣，因為兩個都不熟，他不熟，我也不熟，我也沒辦法幫腔。師兄每一次起腔，沒有一次起對的，我們拉又拉不回來，那些菩薩人又多，聲音又大，我們也拉不過他們。就是這樣不斷的練，自己去揣摩，當時沒人教。當時那些老菩薩聲音念得大，我們也不懂，因為我出家就不是要學這個，現在要我來學這個，我也是恆順眾生。那個時候館長她要做，反正就恆順她，是這樣的一個想法，所以也沒有說很在意的去練習，一些腔調唱錯了自己也不知道，反正那些老菩薩都這樣念，我們就跟他念，反正整齊就好了。當時只是想，大家念得整齊就好，老菩薩怎麼念，我們

就跟他念。那些老菩薩他也不懂，一些腔都唱錯了，我們也不知道，我們以為對的。

所以做了很多年，一直到了二〇〇二年。二〇〇二年我們老和尚去訪問韓國、日本，在日本大阪借一個寺院，日本的寺院上善寺，老和尚叫我去做法會，說要超度這些日本的鬼魂。他說日本鬼很可憐，都沒有人超度，因為日本和尚不超度的。那時候也請北京凌孜去錄像，凌孜她去上善寺去錄像。老和尚他也親自參加，寺院的主持（日本人）聽不懂，也從頭坐到尾，也很難得。在唱讚的時候，以前在圖書館就跟一些老菩薩唱的，老菩薩唸、啊、喔、耶，我就這樣，後來念完了，老和尚把我拉到旁邊，他說你唱那個腔不對，以前我們在台中蓮社李老師教我們，你要字拉腔，要字正腔圓，你那個音不對，你要照字的音拉下來才對。比如說唸那個音就是唸拉下來，你不能變其他，變喔、變啊、變耶這樣。師父教，就要「須敬聽」，《弟子規》講的，我們就要聽。師父叫我要改，我能跟他抬槓嗎？我可以跟他說，我們在圖書館學的就是這樣，不可以這樣講，對不對？師父教我們，我們就要去接受，要去改，對不對？要改進，老和尚叫我要改進。所以他叫我去買平劇，以前早期在圖書館，他就有叫我們看京劇，北京京戲、京劇，叫我們看平劇。他說你去聽看看人家怎麼唱的，怎麼咬字、怎麼吐字、怎麼拉腔，叫我去聽那個。當時我也想，我出家是要跟您老人家學講經說法，搞到現在，要來搞這一套？當時也是很無奈的。後來想一想，反正你高興也要做，不高興也要做，那你何不調整自己的心情，歡歡喜喜認真來做？

當時我自己就調整自己的心態，經懺佛事，以前聽到經懺佛事，印象很不好，後來我想一想，經懺佛事也沒有錯，只是被一些人錯用了，把它當作賺錢的一個工具，其實它的內容都是根據佛經來

的，祖師大德編的，也是很好。所以韓館長也講過，經懺佛事也是一個法門，她說也是一個法門，也沒有錯。如果你給它正確的使用，它的確就是一個法門，對修行的。後來我想一想，這個也有道理，那你何不把它當作修行？為什麼要把它當作經懺佛事賺錢的？自己這個觀念改過來，後來就很坦然的來做這些佛事，因為做佛事我就是在修行。所以在大陸做了七百場，現在我也有個感受，每當做佛事，在念《彌陀經》，我的心態就是什麼？就是遊覽極樂世界。所以前天到印尼棉蘭，他原來請我做一天的法會，在外面賓館租一個大禮堂，大概一千多人大禮堂，做一場。後來會長他說他們淨宗學會成立以來，從來沒有在學會做過，他們學會很小，大概只能坐四、五十個人。原來第二天安排我們去旅遊的，我就滿他的願，我說不然不要去玩，我們到極樂世界去玩，不要在這個娑婆世界玩，就到你們學會來做。我說你們義工來就好了，不然人太多，你也沒有地方給人家坐，所以在那邊做了一場四、五十個人的。他問我累不累？我說不會累，我們去極樂世界遊玩，怎麼會累！所以我們現在做三時繫念，我們要把做法會，你要有一個心態，就是去極樂世界旅行，你念經的時候就是去遊覽極樂世界。我們經念得愈多，對極樂世界依正莊嚴認識愈清楚，認識得愈深刻，你才會發願想去極樂世界。不然你不想去的，嘴巴是講要去極樂世界，其實心裡根本就不想去。如果真想去，還會怕死嗎？不會，你快樂都來不及，還會怕死。會怕死就是什麼？你根本就沒想去，是嘴巴在講的，真的是這樣。所以我們做繫念就是修行的，另外一方面也接引大眾，給大家來種善根的，一方面自修，一方面給大家種善根。

昨天馬來西亞馬六甲古城淨宗學會江會長來，跟我講，他看了最近在大陸李世民附體的那個光碟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？從地獄出來，附在一個居士身上。後來也是一直強調三時繫念非常好，

度了很多眾生，特別是鬼神道眾生度了最多。這個最早是我們老和尚家鄉安徽廬江的城隍老爺講的，我們才知道，城隍老爺沒有來給我們透露這個信息，我們也不知道。城隍老爺附在一個居士身上，打電話給老和尚，那時候我在養病，二〇〇三年的時候到澳洲去養病。陳曉旭在世的時候，她邀請我到實際禪寺，在二〇〇一年，第一次到實際禪寺做三時繫念，那個時候跟當地的城隍老爺結下了這個緣。後來二〇〇三年我大病，幾乎往生，到澳洲去養病。城隍老爺打電話給老和尚說，勸悟道法師不要養病，病愈養就愈重，勸他要多做三時繫念，身體才會好。所以當時在澳洲淨宗學會，我就跟這些居士，這些執事幹部研究說，我們效法圖文巴淨宗學院一個星期做一次，可以不可以？他們說可以。所以那個時候在澳洲淨宗學會，就一個星期，禮拜天，跟山上一樣，做一次。做了一個月之後，果然身體有好轉。後來老和尚看到說，你看城隍老爺講得沒錯！就是當時那個因緣。所以現在這個三時繫念，不但求往生，治病也很有效果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治病也很有效果，我是一個例子。在大連有一個居士，他就是用光碟做，他在那邊帶一百多人共修，就是跟著我們在天目山那個光碟做，他做得也很有感應，很多年前他還寫了一些感應的事蹟給我。這些我們常常聽經，明白這個道理，就不會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？心誠則靈，你誠心誠意的做，就會有感應。

所以我們三時繫念，修行、結緣、治病、求福求慧都可以，不是只有超度亡靈，其實對息災的效果也非常大，因為它的內容就是念佛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。印光祖師在《文鈔》給我們開示，信願念佛求生淨土，念佛為的就是求生西方淨土，但是並不是說對我們現在在這個世間消災免難就沒有幫助，不是這樣。其實念佛不但是可以往生西方淨土，對我們現前在這個世間消災免難的效果，是



無比的巨大。印光祖師在上海給一些居士開示的，那個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天災人禍，災難頻繁。所以祖師這個開示也非常重要，這也是我們做繫念息災的一個重要的意義。特別在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在中國安徽廬江實際禪寺舉辦百七繫念，為的就是護國息災。對災難的減輕，災難發生時間的推遲、延後，發生災難時間縮短，這個肯定有幫助。要完全沒有災難，當然人要多，人多力量就大，息災的效果就好。目前我們講到護國息災繫念，從整個世界人口的比例來講還是很少很少。少，雖然不能完全避免災難，但是對減輕災難，發生災難時間縮短，或者發生災難時間往後推遲，這個肯定有幫助。如果要完全避免災難，那要大多數人都有這個觀念要來息災。

所以我做百七之後也有個心得，現在整個世界社會上的人重視救災，不重視息災，大家看是不是這樣？你看哪個單位發起救濟，哪邊有災難去救災，大家出錢出力很踴躍；你說在我們這裡辦個護國息災，有幾個人會來？你發起救災，全世界各國的政府，大的商業家、企業家都來出錢出力護持。所以救災的單位，很多人去護持；你說息災，不但不來護持，可能他還笑你是迷信。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常常給同修分析，息災跟救災是兩種情況，你要搞清楚。救災是什麼，大家知道嗎？怎麼叫救災，大家知道嗎？災難發生，人死很多，房子倒很多，趕快去救，對不對？所以叫救災。息災是什麼？有災難，化解這個災難，減輕這個災難，大災難化小災難，小災難化沒有災難。大家想一想，哪個要優先做？當然，災難發生了，你不去救不行，當然要及時去救，要救急。但是災難還沒有發生之前，息災要優先，對不對？當然災難發生了，你要去救災，不救不可以。所以我們現在做護國息災，這個觀念大家要搞清楚，災難還沒有發生，息災就是等於預防災難的發生。大家想一想，災難發

生去救比較好，還是讓它不要發生比較好，怎麼樣比較好？大家這個答案不知道嗎？你選擇哪一個？選擇息災，還是救災？息災。對，大家頭腦還很清楚。所以我們做三時繫念，息災效果很好。息災就是說災難沒有了、化解了，這樣最好。但是知道這個道理的人少，沒有發生災難，反而給你說一些風涼話，笑我們是迷信，這個也沒辦法。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他們不相信，我們就不做。這些人不知道，但是佛菩薩、護法善神他們都知道，我們在真正做好事，我們讓這個災難不要發生，化解災難，幫助大家在這個世間多活一天，這個也是功德。這是我們首先要了解。

講到繫念，在圖書館韓館長找到明訓老法師做繫念，反正有比沒有好。從那個時候開始做，這些淨宗的同修平常都是聽老和尚講《彌陀經疏鈔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彌陀經要解》，老和尚專弘淨土，大家也是修淨土法門。這個時候大家發現這個三時繫念跟我們修淨土很相應，大家就非常喜歡。所以這個三時繫念從那個時候，大概跟講《無量壽經》前後差不多時間。跟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一樣，同樣受到全球淨宗同修的喜歡，大家修這個，又可以超度，又可以息災，又跟我們修淨土法門很相應，所以全球淨宗的同修就很喜歡這個法事。所以那個時候，三時繫念就這樣推廣了。以前寺院做三時繫念不是沒有，不普遍。一般超薦佛事，一個是放大蒙山，一個是餞口，再來最大的就是水陸法會。其他拜懺的部分，像《慈悲三昧水懺》、《梁皇寶懺》、《千佛懺》、《大悲懺》、《地藏懺》、《淨土懺》，比較有名的，在我們中國佛教寺院，到目前為止，還是以《梁皇寶懺》、《慈悲三昧水懺》最流行。超度的，就是放大蒙山、放餞口，最大的水陸法會，這是一般寺院都會做的。三時繫念就比較少，以前有，不是沒有，但是比較少。因為當初我們也不知道有三時繫念，如果不是韓館長去請明訓老法師來做三時

繫念，我們也不知道有這個三時繫念。當初我只知道有放大蒙山，餸口聽過。餸口，我父親往生，也請法師來做過。一般水陸大法會是最有名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這個三時繫念，這樣一推廣，很多寺院原來沒有做繫念，也被我們影響了，最早大概是佛光山他們也都做了，這也是好事，我們覺得多一些寺院道場來做都非常好，繫念法事。佛光山他們唱的是海潮音，他們有他們的調，還有其他寺院道場也都做。現在這個三時繫念，原來很多人不知道，現在也變成很有名了，現在三時繫念很有名、很出名，就是被我們淨宗把它宣揚出來的。前年台北也提供一份資料給我，網站上的資料，在台灣台南成功大學有一個女士（學員），在台南成功大學拿碩士學位，她的論文就是寫三時繫念。她去蒐集資料，各寺院做的，包括我們淨宗做的，她都蒐集，她是寫三時繫念拿到碩士學位的。那一份我也看過，寫厚厚的一大疊，她是做學術性的研究。所以現在三時繫念變成很有名，很出名了。

《三時繫念》，現在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版本，先說明一個緣起，再來就是課本。早期我們老和尚看到我們現在專門做三時繫念，他就去找，找到以前香港印的木刻版的《三時繫念》課本，木刻版的，在民國初年用木頭刻的。木刻版的《三時繫念》就是原本，原版的。原版的，它前面沒有像我們現在念的《心經》、變食真言、普供養真言、甘露水真言，沒有這部分。這部分是怎麼加進去的？因為三時繫念跟放大蒙山，一般寺院晚課都有做小蒙山，蒙山就是主要施食說法，施食就是布施飲食給眾生，還有說法（講經說法），念咒語，念普供養真言，這是屬於蒙山施食的部分。蒙山施食跟繫念是不同樣的性質，繫念是勸導亡靈信願念佛、求生淨土，它這個課本的宗旨是這樣；蒙山施食有布施飲食，也有開示，也有勸導亡靈念佛求生淨土，但是它有一部分就是布施飲食、布施甘露水，

所以要念很多咒語。為什麼這些法師加進去？因為看到我們供牌位都有供飯、供菜，他把這個咒語加進去，你有供飯、供菜就要加這個，是這樣把它加進去的。所以你找原來原始的，本刻版的《三時繫念》，它沒有咒語、沒有《心經》這些的。原來中峰國師編的時候沒有，是後來法師加進去的，這大家要知道。

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原始的課本，你不要說人家那個不對，先跟大家說明。因為沒有講清楚，常常會造成這種誤會，人家原本是這樣的，那你現在加進去的，你拿那個來說你這個不對，還要給人家糾正，那這個就有錯誤了，這個要明白。現在加進去，變成從圖書館開始，明訓老法師他們來，就有加這些了，大家都變成一個習慣了。現在你不加，人家就覺得你怪怪，你怎麼不加？你錯了，現在反而會被質疑。這樣大家明白嗎？所以原本的《三時繫念》，那個木刻版的課本我不敢丟掉，我還保留起來，後來印，我再把它印出來，為什麼？我印的時候，我都把這個說明寫進去，為什麼有加那些，原來為什麼沒有。因為原來本來它就沒有，是後來法師加進去的，大家要知道。大家明白之後，你隨順道場，人家有加，你就跟著加做；沒有，你就照原本做，不要去給人家糾正就好了。我們到任何一個道場，人家怎麼做，我們就跟他做。除非他是請我們去教他，跟他交流，你才可以提。如果他沒有提，你不要去那邊給人家糾正這個、給人家糾正那個，這很不禮貌的，到時候人家看到你就很不歡迎，要懂得尊重別人。他錯了，就讓他錯，你明明知道，你也不要講，除非他向你請教，那你可以跟他講。他真的誠心誠意向你請教，那你可以跟他講；他如果沒有向我們請教，我們就不要講。為什麼？我們去人家道場，跟他交情也不夠，認識得也不深，所謂交淺不言深，你去講，人家不曉得高興不高興，你不知道；你去講，你就去得罪人了。今天到學會來，學會請我來，應該有這

個誠意，應該能接受我這種做法，所以請我來。大家聽到，願意報名，我想大家也能接受，你才報名；不能接受的，他不會來了，所以我們就會跟大家多談一點。這是課本上的，有這兩種的版本，大家知道之後，以後你再遇到原始的版本，你就知道這原來就是這樣。

我們繫念，我昨天也看了，現在報名的人數也相當的踴躍，算是相當踴躍。昨天我跟上海的居士講，我說新加坡淨宗學會報名學法器一百多人，他說怎麼那麼殊勝，我們上海也要來辦。我說好，你來安排。我說你來安排，我就比較有理由去玩。你不安排，我沒有理由去，不曉得去那邊幹什麼。我們這邊可以說是非常殊勝的，就是這麼多人發願來學習，這個非常殊勝。還有印尼有三位過來，不知道今天有沒有來？請坐。另外還有一位也是印尼的，我看這個報名表，一共有三個，另外一個還沒有來。你們是淨宗學會來的嗎？雅加達謝會長那裡。他不是跟我說四個，怎麼剩下三個？好，非常歡迎你們來參加。我們這個繫念，我們開始就是先跟大家一起來講解，大家合起來講解，我們有一些關鍵的，或者大家有什麼疑問的，你可以提出來，或者用字條，你寫有什麼疑問，可以寫出來。接著就是編組的問題，可能是大家要花一點心思，因為編組，我也不知道大家配合的情況怎麼樣，因為我們沒有在一起練，一起共修，彼此之間的默契還有配合度如何，還有彼此之間的緣分怎麼樣，這個都有關係。緣分好的，一看就歡喜，對不對？緣分比較不好，一看就討厭，再看更傷心，敲到最後生煩惱，不學了。人跟人之間，真的會這樣的，緣分也是有關係的。有緣的人，他一看就歡喜，怎麼樣都可以；沒有緣的，怎麼樣都不行，那個冤親債主。所以這個編組的方面，本來我是想我跟大家編一編，很簡單，但編一編，適不適合你們大家？我想到這個問題。後來我又想到，不如讓你們

自己來編，你們自己找有緣的人來搭配。但現在又恐怕大家覺得有一些人他可以找，有些人他也不曉得要找誰？也會有這個問題。所以我看我們這一、二天，大家先來練習一下，然後再來慢慢觀察，看怎麼編組。

另外，這邊已經有參加過淨宗學會法器組的，可能你們以前都有共修過，彼此都比較有一些默契、有一些了解，應該你們原來這個法器組，自己組一個組，應該不成問題。